



诗苑

捡菌子的小姑娘 (外一首)

□ 施云

夏日,雨水下透了之后
每个露珠滚动的清晨
故乡的山林里,捡菌子的小姑娘,是最美的景致
与身材极不匹配的大提篮
与提篮极不匹配的菌子
像一面镜子,把乡亲的日子
照得比他们的脸蛋真实
露珠打湿了鞋子和裤管
更潮湿的是他们的希冀
一朵菌子就是一枚闪光的硬币,就是一件学习用品
捡菌子的小姑娘,捡拾起了
闪烁在大山外的梦想
犹如菌子飘香,一朵菌子
就是一个汉字携带的墨香

山坡上的羊群

白色的花,盛开在山坡上
我这样描述的时候
你看了看窗外的山坡
我说的,仿佛就是那面

上小学的那些年里,每个
假期,我都跟着爷爷
把羊群赶到村庄后山的山上
羊群是绣在山坡上的白花

它们总是一团一簇地开
奔跑起来像天上白云朵朵
广袤的山坡上,我常常
挥舞竹棍,让它们飞啊飞

这景象现在看不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故乡
所有山坡都种了华山松。现在
只能看到无边无际的林海

山坡上的羊群消失了
村庄里的孩子们再也没有
在山坡上放羊和撒野的快乐
再也看不到白色花开满山坡

美食

田有美鳝

□ 李尚菲

家乡秦巴山区坦露的是群山的巍峨,波涛汹涌的千层绿浪,在山的褶皱里潜藏的是星星点点的稻田,是金色的稻浪。一爿爿水田,如裙如带,与青山依偎,与绿水缠绵,与日月同在。

这是一大片水光潋滟里偏安一隅的一爿稻田。米把高的石坎将其分为上下两层,我家水田就在这石坎下。紧挨石坎的泥沟一年四季与暗流相濡以沫,滋润无比,是黄鳝的游乐场。

秧苗犹如泥田里喷出的绿色喷泉、火焰,挨挨挤挤连成片,又像一片翠绿的地毯。茁壮成长的秧苗得益于农家肥。每年早春,趁着农闲,父亲的头等大事就是将田整平,晾晒,以备蓄水插秧。关键是要为稻田追加底肥。一挑一挑的家畜粪便在箩筐里荡着秋千,散发着特异的香气,发出咯吱咯吱的笑声,跟随父亲翻山越沟,顺着如绳小路,来与稻田相会,和泥土融为一体,成为秧苗快速成长的养分。

夏日的晨风,赶在太阳敞开热辣怀抱之前拉开村庄的窗帘,大地仿佛只有温暖的光亮,热气还未从笼子里放出来。某只敏感公鸡率先引吭高歌,整个山谷的公鸡争着亮嗓子,吹响劳作的集结号。嚓嚓响的脚步声擦亮宁静的小路,唤醒整个田野。

踏着月色,伴着蛙鸣,农人戴着草帽、提着水杯下地干活。经过一夜喘息的秧苗,支棱着富有弹性的腰身,青翠欲滴。昨夜的露水沁满秧苗的开叉处,晶莹剔透里满含幸福。一片整齐的秧苗列阵等待太阳的检阅。竹节草、稻禾的远方亲戚稗子,此时正在与稻禾争夺家产。我光着脚丫滑行在稻田里,像个家长,解决稻田里的诸事纠纷。

我重复着弯腰、直身、远抛的动作,将杂草连同不愿分离的泥巴抛向田野,抛向绝望。深一脚,浅一脚,软濡的泥巴从脚趾间滑出,像鱼疗,痒痒的,让人忘记了劳累。

当林子里蝉声四起时,热气开始涌动。

我摸向泥沟,开始捉黄鳝。这时的黄鳝体肥味美。大都是尺把长,成人大拇指粗,圆滚滚的,肉乎乎的,可爱极了。腹部纯黄如金,背部黄里带黑斑,斑斑点点,断断续续,犹如墨迹。浑身裹着一层黏液,捉起来十分滑腻,且透着一股浓浓的土腥味。这腥味是野性的、原始的、自然的味道。

捉黄鳝是门技术活,我却无师自通,仿佛继承了先人一段记忆。说透了,也就一个字——锁。若是五指并拢,紧攥而锁,必定锁不牢。

我深深弯腰,将双手扎根污泥,像这整齐排列的秧苗,对大地鞠躬,膜拜。双手学着鸭嘴在泥沟里摸索,缓缓向前移动,浑身每一粒细胞都在凝神静气地等待着,不管哪根手指,一旦触碰到又软又肉的东西,讯息迅速传遍周身神经,右手五指自然紧密配合,以闪电的速度牢牢锁住黄鳝,一场无声的战斗打响,任它在我的指间拼命挣扎,越挣扎,我就锁得越紧,越牢。

捉黄鳝难,杀黄鳝也难,皆因黄鳝圆而滑腻,却又格外注重技巧。技巧也是一个字——定。只要将滑腻的黄鳝固定住就成功一半。铁钉是关键。将木板平放在地上,用菜刀对准黄鳝头用力一击,趁晕将黄鳝头钉在木板上,腹部朝上,用菜刀尖划开黄鳝肚子,去内脏,用清水冲洗掉血迹即可。

黄鳝只有脊椎一根刺,吃起来非常方便。家常吃法是烩汤。将洗净的黄鳝切成截,油热入锅,加葱姜蒜去腥,干煸至焦黄,添水加盐烧开,将搅好的鸡蛋倒入,再次烧开即可。顿时鲜香四溢,口舌生津。

对门阿姨夏季常流鼻血,听老人说,黄鳝属寒性,它的血能治这个病。母亲听说后,让我捉几只黄鳝给她家送去,现杀现用。可惜,她家吃不了黄鳝,我将血给她们留下,把肉拿回家。黄鳝血治好阿姨的病的事,不脛而走,成为村子里的美谈,也成为邻里守望相助的写照。

旧事

外婆家的菜园

□ 张晶晶

“……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蛤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每当我读到沈复所写《幼时记趣》中这充满童趣的描写时,外婆家那个菜园里的童年故事,又如梦幻的动漫片在我脑海中播放起来。

菜园就在外婆家对面,园子四围种满带刺的火棘果,觊觎着园里菜叶的鸡鸭们只能止步了。

每年八月,火棘果就挂满了枝头。远远望去,菜园被耀眼的红色包围着。“外婆家的菜园着火了!”年幼的我总兴奋地嚷嚷。近看时,只见无数溜圆的小果儿正在绿叶掩映的枝条上随风攒动,像无数的小宫灯。我摘几粒扔进嘴里,它们的味道沙沙的,甜甜的,亦或酸酸的。

只要我进菜园,就会疑心菜叶里藏着绿色的精灵,于是我就在菜地里翻呀找呀,有的菜还被我连根拔起,因为蝴蝶总围着那些菜花逡巡,我相信精灵必然藏在它们根下,但我却从未找到过它们。外婆进来,帮我擦掉脸上的泥,心疼又无奈地念叨:“小祖宗唉,看你这小脸和小手,看把这些菜搞得哦!”火棘果们听着,在微风中摩挲着笑开了花。

不久,我的注意力又被旁边的野蘑菇吸引了。野蘑菇有着棕色的小伞和纤细的杆,在阴湿的地方簇簇地生长。我用指尖捻起它们放到瓦片中,玩起了“煮饭饭”。小熊来了,看见我在玩蘑菇,就会大声地吼到:“我妈说这是有毒的,玩了要洗手,不然人要被毒死的!”

年幼的我们并不理解死亡的含义。菜园里不知为何竟死了一只青蛙,我们就在

园里挖了一个小坑,把那只可怜的青蛙虔诚地埋葬了,再用竹片写上:小青蛙之墓。我们把竹片插在埋着青蛙的小土堆前,然后两人都跪在小坟前不断地磕头。这时,我听到外婆忍不住笑了,那笑声随着起起伏伏的风,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飞扬开去。

小熊在园里发现了动静,忙将磊磊唤来。他们提来一桶水,从一个洞口往里灌,不一会儿,一只肥胖的黑虫从洞口狼狈地爬了出来,它用毛茸茸的前肢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水。小熊一把将它抓住,欢叫着:“土狗子!土狗子!”磊磊要抢,小熊转身就逃出院去,磊磊也追了出去。

两人去争夺他们的猎物了,我自知抢不过他们,站在园里眼泪迸溅。外婆进来了,她走到火棘果前,轻轻扑了一只肥大的蚂蚱递给我,安慰说:“那土狗子难看得很,你看蚂蚱,像不像一只小精灵?”我一看,那蚂蚱整个背部是清脆的绿色,两条大腿线条优美,三角形的头上一双神秘的大眼睛闪着黑亮的光,两根长触须宛如机器人头上的小天线。这蚂蚱与我想象中的精灵简直太像了!我破涕为笑,外婆也笑了,那些彤红的火棘果也愉快地摇摆起来,像一串串燃烧着的火把儿。

时光好似空中飘过的云朵,渐渐消散在遥远的天边。晃眼间,外婆家的菜园变成了高楼,小熊已失去联系,外婆也在几年前离开了我们,而我因这本沈复的书,又在脑海中重温了一遍童年的时光。

那菜园又浮现在眼前,我看见耀眼的火棘果又挂满了园子四围,外婆正站在火棘果的中央,对着我慈祥地微笑,那一片如火的红色映进了我早已湿润的双眸……

闲话

原谅蚊子

□ 王永清

入夏以来,白天疲乏,晚上正想清静入睡时,却时常被蚊子骚扰。且不说遭它叮咬后红肿痛痒,单是那嗡嗡的叫声就足以让人心烦意乱。

想想蚊子为什么要叫呢?贻误战机不说,有时还会暴露目标而命丧黄泉。鲁迅就说过:“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尚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

但讨厌与否取决于人的欣赏角度。明代袁宏道在《虎丘记》中写中秋之夜的斗歌场面“呕者百千,声若聚蚊”。《红楼梦》中凤姐说“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言下之意,蚊子之声还是有几分美妙的。

对于蚊子,人们往往深恶痛绝,各种驱蚊灭蚊招数层出不穷。比如种植防蚊虫的花草,佩戴防蚊虫香囊,燃起艾草来熏……随着科技的进步,手段也日益精进,比如杀虫剂、驱蚊剂,还有电蚊拍。尤其是后者,简直是克敌法宝。只需轻轻一挥,蚊虫即刻毙命。此外还有“啾里啾啦”的声响作伴,平添一份乐趣。

一日,又被蚊子骚扰。我挠着被蚊子叮出红疙瘩的手臂,气急败坏地寻找着“元凶”。遍寻不见,我怒火中烧,关起房门,拿起气雾剂对房间进行立体“扫射”。看到掉在窗台上几只瘪瘪的蚊子,细细的腿伸缩着,做着最后的挣扎,我心里又替它们不公,这些不曾也永远不能再叮咬我的蚊子,因个别同伴的“挑衅”而招无妄之灾。作家周晓枫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类相互订立盟约:在战争中不使用化学武器,可谁这样承诺过蚊子?在她看来,打蚊子就是充满暴力的凶案。

蚊子喜欢叮人是因为人类为它们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还有蚊子被人类的体味深深吸引,并进化出了爱我们体味的基因。从书上得知,雄蚊子只吸果汁,花蜜过活,不吸血。雌蚊子的大部分食物也来自植物。只有在准备繁育下一代的时候才攻击人类,因为血液中含有形成卵所需的油脂、蛋白和其他营养物质。从这一点来看,一只只叮人的蚊子,就是个需要增加营养的家伙!对人来说,只不过是献点血的小事,而对蚊子而言,却是关乎生命和生存的大问题,这样想想,也便释然了。

对蚊子叮咬能安之若素的人不多。小时候听母亲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吴猛的人,为了让父母睡个好觉,自己甘愿被蚊子叮咬,希望蚊子喝饱了自己的血就不再叮咬父母。母亲讲究完总不忘加上一句,“百行孝为先”,小孩子从小就要有孝心。还有一个是南唐诗人杨夔,他在一首诗里写道:“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夔。”咬就咬吧,爱咋咋地,这种豁达胸怀,让人读后会心一笑。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大自然是最公正的,它用海纳百川的胸襟,呵护着丰富多彩的生物链。便有了蚊子的一代一代,生生世世。原谅了蚊子,从此夜夜一觉到天亮。

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